



城市的疤痕

■ 安徽肥西 查鸿林

曾经在肥西紫蓬工业园里,看到一种从草本植物中提取的精华液,经过多道无菌工序加工制成的面膜,深层护肤,效果好,很受市场青睐,每张售价高达100元,技术员还特意赘述一句,面膜不再是女人专属。带着疑惑,偶尔在商场化妆品专柜驻足,售货小姐笑盈盈地向我走来,我故意问道,有推荐的面膜吗?她熟练地拿起几款产品给我介绍,并且把销售记录拿给我看,证明是热销产品。说话间,走来一对中年夫妻,小姐忙问,是先生还是美女需要?当得知是那位先生时,她熟练地取出一款说,你家先生一直用的都是这一款,前几天才到的货,产品紧俏,容易断货。先生拿在手里说,还是会员卡吧?小姐笑着说,老客户了,谁敢多收你一个子啊。边说边给先生打包。我对那位技术员的话不再质疑。

闲暇时间,在锻炼身体的选项中,我喜欢走路,外出购物,半小时到达的范围我都是选择步行。有一日,走在经开区一段五彩的塑胶步行道上,走着走着,前面被几个铁栅栏挡住去路,抬头一看,是在剖路,漂亮的步道被挖开一米多宽,七八米多长的口子,我心生疑惑:怎么允许这样做?光天化日之下,或许是得到了批准。又过了几日,我有事路过这里,特地留意那条绿色和棕色相间的人行步道,上面已被填上了一条灰色的水泥且十分粗糙,像风姿绰约的美女身上的花格子衣服打上了一块不规则的补丁,大煞美女颜值,直叫人心疼。还是在这条路上,有家单位同样在人行道上挖开一道好几米长的口子,不过没有挖深就此停摆,我很纳闷,路人告诉我:可能是被阻止了,但也要恢复原样呀!我想想路人的话,有道理,可一件漂亮的衣衫撕破了又怎能恢复原样?这倒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一件事情,有家居民楼要改装自来水,

居民们为节约开支,请了民营的小公司做,当开挖到一米深时,管辖的自来水公司不知为何反悔,又不同意民营公司做,于是派人前来干涉,要求停工,由他们接管,民营公司收拾工具返回,不巧,晚上有一老太太路过这里,跌进坑里,摔坏了腿,要求赔偿,两家公司都不认账,打起了官司。这开挖又不复原的路面,要是伤了人家的腿,这家单位肯定是跑不了,但阻止了此事停摆的机构肯定也是跑不了的,因为他没有尽职尽责。

翡翠路旁近年来栽植不少四季花,五颜六色的月季、黄白各异的蒲公英、粉紫色的杜鹃,还有金鸡菊以及各色应时草本花卉等,深受路人喜爱,驻足留影的人甚多。一日晚,路过这里,发现一妇人在花丛中跳舞,我感到奇怪,走后仍回头观看,她见没人,蹲下身子,我驻足片刻,发现妇人手捧一大捆金鸡菊走了出来。原来她在花丛中蹦跶是掩人耳目,居然干出这种勾当!

住在合肥,没有人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徽园,它曾经是合肥的地标,如今虽然不及芳华之年,但其周边的群众围绕徽园四周宽阔的步行道锻炼却形成习惯。每到夜晚,这里慢跑的、快走的、散步的、健身的,老夫老妻的、相亲相恋的、青年夫妇带孩子的,人头攒动,好不热闹,与锻炼人群挤着凑热闹的还有不少机动车辆,偏偏就直挺挺地停在人行道上,像一条大狼狗挡住来往人群,令人厌恶却又不得不绕行。

于是,我就想:既然面膜可以有法除疤痕、美润容颜、修复肌体的功效,城市的管理者应该要强行向那些不守规则、不讲公德、不知羞耻、心灵肮脏的人,时常推荐自费做做“高档护肤面膜”,清除他们内心深处的积垢,免得给城市留下太多的疤痕!



门口塘

■ 安徽池州 石泽丰

门口塘,就是家门口的池塘。它在屋场的西南端,准确地说,位于旺桃伯伯家的门前,如一个大大的汤匙。旺桃伯伯家的房子西南角,有一片小小的毛竹园,毛竹园就紧贴着“汤匙”的腰身。在皖西南的农村,池塘的主要功用就是为农田蓄水,几乎每个屋场都有。石家大屋也不例外,因田多且分布较散,祖辈们开挖出了荒唐、大塘、陈弯塘、连二塘和门口塘。荒唐、大塘、陈弯塘、连二塘离屋场均有些距离,唯有门口塘在村民们的眼皮子底下。屋场上的人洗衣洗物,就近,首选的自然还是门口塘,哪怕是后来养鱼,也是如此。有全屋场的人盯着,鱼当然没法被偷去。到年底了,队上(现在的村民小组)捕捞,每家每户都能分上几条。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,现在,门口塘荒废了,村民们都搬走了,昔日的屋场被机械平整成了一片撂荒的耕地。

印象中,门口塘里的水并不清澈,有些混浊,远比不上皖南山区里的水,但它养出的鱼肥,灌溉出的作物年年丰收。从水的来源看,它吸纳的多是雨天屋瓦沟里流下的水。到了最干旱的季节,门口塘快要见底的时候,村里的人按照政府部门的统一调度,从河道里引水进来。河道里的水,是从太湖县的花凉亭水库里放下来的。它年年拯救了稻禾,拯救了门口塘里的鱼虾,使五谷丰登,让屋场上的炊烟袅袅不断,让孩子们快乐年复一年。

那时,门口塘是我们农村孩子夏天的嬉水之地,但必须在父母的监督之下,否则,一旦被发,将会受到重重惩罚。十二岁的陈林就吃过亏,险些丢了性命。一个夏天的黄昏,陈林和先松背着父母结伴到门口塘游泳,不会水性的陈林一脚滑到了塘底,水瞬间漫过他的头,漫过他向上乱舞的双手。这一幕被巍巍的父亲小林看见了,好在小林就在不远处的家门口歇息。他刚从田里挑一担稻子回来,见状,便飞也似地跑到塘坝上,跳进塘里,一把抓起陈林的头发往上游,这才把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陈林给救了回来。从那以后,父母对我们的看管就更加严了。从那以后,我们就只能在门口塘上头的水沟里捉捉鱼。门口塘每次从河道里引水入塘的时候,就有许多鱼儿逆流而上,我和庆龙常常兴奋地在放水沟里用砖头垒起小堰,将小网兜固定在那里,不到半天,许多小鱼儿就钻入了网兜。

多年以后,屋场上的人陆续外出打工,稻田开始荒芜起来,起先还有部分老年人耕种,后来,老人们失去了体力,耕种不了,稻田抛了荒。特别是屋场上的人集体搬迁后,门口塘失去了存在的意义,蓄水、灌溉、养鱼,已埋入烟尘。它虽然还是石家大屋的一部分,但它仅仅是一口水塘而已。上次回去,行走在门口塘的塘坝上,只见半塘水盛在塘中,塘的四周垃圾遍布,显然长时间没有人清理。一阵凉风吹来,塘中心的水面被吹皱,如一个长者的脸面,呈现出岁月的粗糙。门口塘彻底的败退了,它在现实中终究输给了时光,像一个看透了世事的长者,用空荡荡的胸腔承接接着露天的雨水,缄默。哪怕是风来雨去,也不言不语,如谜一般,藏着人间烟火。

门口塘是哪一年开挖的?我不知道。听爷爷说过,他的祖父小时候就饮过这塘里的水。也许,从石家大屋存在的那一天起,它就与之相存。或者更早,它就以一个小水洼的形式存在于那里,后来经过多次的开挖、筑坝,才形成我小时候所见到的模样。它喂养过多少人?喂养过多少牲畜?门口塘很清楚。如今,我们回过头来,重新走上门口塘塘坝,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叛逃者——门口塘不追究。在我眼里,它把天地和世道看得透彻透彻,看出了风轻云淡,生死从容,一切都不去说,一切也不值得一说。

我家的小院

■ 安徽宿州 张升平



儿时的记忆中,在乡村几乎每家都有一个用泥土或者石块围成的小院,院子的样子大同小异。我们村背倚一座小山,可以算作是一个山村,所以最不缺的就是石头。村民们就地取材,造屋建院用的都是从山上凿下的石料。那时,各家各户的院墙砌得都很低矮,院子的面积也不大。因为院子小一点,建造起来既省工又省料,计划经济时期,村里几乎所有的家庭都不富裕,筑高墙,修大院,既没有那个能力,更没有那个必要。

邻居格奶奶家倒是有个大院子,原因是她家有村里唯一的一盘石磨,村里谁家要是磨面了,都要到格奶奶家。既然是一个制造面粉的“车间”,那院子决不能太狭窄,如果院子太小,不但磨面的大婶大娘不满意,连拉磨的那头小毛驴也会因为施展不开自己的身手而有意见。屋子狭小低矮,院墙粗笨残缺,这在当时是乡村最常见的风景。

就像老北京的四合院一样,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小院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。现在不论你走进哪个村落,映入你眼帘的除了高大宽厚的农家小楼,就是颇为阔气的深墙高院,那院墙的材质也不再是单纯的泥土石头,而是采用了时尚的砖混结构,显示出豪华阔绰的时代特质。有的村民还在院墙上贴贴优质的瓷砖,远远地看去,颇为大气磅礴。

我家也有一个院子,不过它还和很多年一样,一如既往地小巧玲珑。因为院子小,周末了,儿子从城里开车回家,只好把车子停在门前的小路上。去年秋收季节,我开着一辆电动三轮车,想把承包地里的玉米棒子运回家,起初还可以把空车战战兢兢地开出小院,可是想把载满玉米的车子开进来就大费周折了,在经过好大一会瞻前顾后闪转腾挪之后,好不容易

把三轮车请进院子。不过,我家的院子虽小,院子里的内容却颇为丰富。

院子里有树。我的父亲从年轻时就喜欢种树,我受父亲影响,也喜欢树。一个不大的院子,我栽植好几棵树。它们中有常绿的枳树、冬青,也有落叶的皂荚树和法梧树。这些树之中,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那棵枳树,它原先是我从同事家找来的一棵树苗,才四五年的时间,身材已长到两层楼那么高,枝叶也是出乎意料的粗大肥硕。

枳树是南方橘树的近亲,如果不是专业人士,很难分辨出哪是橘树,哪是枳树,因为二者的叶片、果实几乎一模一样!枳树的果实,在我们这里有个很特别的名字叫狗尾巴蛋子,一个不伦不类的名字,可见大家对它的态度和认知。不过,果实不能食用并不影响我对枳树的喜欢,它能一年四季翠绿在我的小院里,本身就是一种最美的风景。

院子里有菜。中学时,读过散文家吴伯箫的一篇作品《菜园小记》,文中的那一句“种花好,种菜更好!”至今还记得。不过,在小院里种几畦菜,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意义。现在食品安全是人们茶余饭后最热门的话题,农药超标、化肥超标、食品添加剂超标,很多舌尖上的东西都存在不安全的因素,但这不是一个平民百姓自己能解决的难题,怎么办?那就试图拽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沼中拯救出来吧,可是这又是怎样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!

不过能种一点就种一点,一种心理上的疗伤,有时也很有用。